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庸閒齋筆記
陳其元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海寧陳子莊先生著

庸閒齋筆記

昔春秋於隱桓間書家父凡伯仍叔之子蓋皆大雅舊人見故家遺俗猶存也孟子亦偁故國不在喬木而在世臣三代臣下如晉之王謙唐之崔盧皆以衣冠舊族為時所重求之我

朝若海甯陳氏其亦所謂名宗望姓鼎族高門者乎余於陳氏識子莊太守蓋吾舅氏姚平泉先生之高足弟子也出方雅之族兼文學政事之才同治初受知於左季高相國疏薦于

朝筮仕吳中曾文正公及李少荃相國皆器重之歷宰大縣所至有聲論者至此之陸清獻近年歸老于家泉石優游居多暇日乃娛情翰墨著庸閒坐羣記一書首述家門盛蹟先世軼事次及游宦見聞下迨談諧游戲之類斐然可觀昔宋范公稱為仲淹元孫所撰過庭錄多述祖德間及詩文雜事此書殆其流亞乎余勸付剞劂以廣其傳讀是書者當歎王氏青箱具有家學叢談瑣語亦見典型固與寒門素族殊也

同治十有三年太歲在甲戌陽月德清俞樾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序

第

同治壬申之秋解組棘米偽寓荃林兵燹之後休養生聚又十年矣老成凋謝昔日知交存不十一族中耆長尤為零落即與予伯仲行者亦復寥寥歲月不居無怪吾哀之甚也端居多暇嘗舉吾宗舊事與兒輩言之恐其遺忘筆之簡牘俾免數典忘祖之誚殘冬未盡倏已成帙今年因公事滯跡吳門半載日長務閒追念平生舊聞及身所經歷目睹事有所記憶輒拉雜書之紛綸叢脞雖該諧鄙事無所不登而國典朝章莊言至論異聞軼事軍情吏務及展卷所得者間亦存焉隱惡揚善事徵諸寔不敢為荒唐謬悠之譚如碧雲暇瑣綴錄之誣詆名賢庶幾歐陽文忠歸田錄所言以唐李肇為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是也合之前編共為八卷約十萬言名之曰庸閒齋筆記聊以自娛亦可供友朋抵掌劇談之一助云爾同治十有二年歲在貽陽作噩斗指酉庸閒老人漫識于行葦堂時年六十有二

庸閒齋筆記卷一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余家系出渤海高氏宋時以勳戚隨高宗南渡籍臨安始祖東園公諱諒者明初居
仁和之黃山游學至海甯因甚偶憇趙家橋上忽墜于水陳公明遇設豆腐肆于橋
側晝寢夢青龍蟠橋下驚起見一男子方入水急援之詢知世族乃留之家公老無
子止一女因以女女之而以為子焉東園公一傳為月軒公諱榮承外祖姓為陳氏
而世其腐業業腐者起必以戊夜一日者于門隙見雙燈野外來潛出窺之則一儒
衣冠者一道士也道士指公室旁一地曰此穴最吉葬之子孫位極人臣有一石八
斗之麻官數儒冠者曰以何為驗曰以鷄卵二枚坎其中明日此時鷄子出矣乃于
懷中取卵埋之而去次日公起磨腐忽憶前事往探其處則闕然二鷄卵也正駭異
間又見雙燈遙遙至雞已出壳不能埋急于室中取卵易之而屏息以伺二人者至
指之則仍卵也儒冠者咎其言不讐道士遲疑良久曰或氣運尚未至耶遂去不復
返居久之公乃奉東園公骨甕葬其中二世之後遂有登科者至今已三百年舉貢
進士至二百數十人位宰相者三人官尚書侍郎巡撫布政使者十一人科第已十
三世矣初葬時植檀樹一株于墓上堪輿家稱為海甯陳氏檀樹墳 聖祖仁皇帝

南巡時聞其異曾駐蹕觀焉

十世祖風山公諱中漸月軒公曾孫也為諸生以春秋名其家性落拓喜周人之急所貸予常折券不責償市有持贖銀行契甚長公問知為里僧所欺即自探懷中銀如數予之有丁氏鬻產既收償徒矣復據之公憐其貧為更授價及割他產予之如此者三歲旱出穀三百斛賑飢者帥一鄉之人禱雨雨亦獨徧一鄉鄉人語曰天道不偶視陳叟其為德類如此公歿後邑人請祠之鄉賢入祀之明日而芝生于祠之左楹明日又生三日又生其數七至九其廣六七寸至三四寸其色紫其狀若牡丹其香綢緞若都梁雞舌然邑人觀之無不歎為奇瑞乃署其樓曰紫芝吳人王穉登為之記公二子長與邨以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次即余九世祖與相以進士官至貴州布政使孫祖苞官前道巡撫曾孫之選官少保宏文院大學士是紫芝之祥也少保素庵相國未第時以喪徧故游蘇臺遇驟雨入徐氏園中避之凭欄觀魚久而假寐園主徐翁夜夢一龍卧欄上見之驚異夢合詢知為中丞之子且孝廉也遂以女字之所謂湘籍夫人是也夫人工詩詞精繪事嘗以從宦不獲供奉吳太夫人甘旨手畫大士像五十四有八幅以祈姑壽世爭寶貴 聖祖曾取入內廷寵以御題尤為闕閣中榮事東園公暨公皆以外學得偶一則貴于子孫一則貴于

其身龍亦靈怪矣哉

六世從祖文簡公生而岐嶷三四歲時每于睡夢中一聞楚唄聲必驚起合掌趺坐母夫人知其有自來也撫之曰兒既生我家當從事聖賢之學此佛氏之教不足循也公登聽已即卧從此間經唄聲不復作矣比長博極羣書以貢入成均旋中京北試文名藉甚上達宸聽己未科會試適婦翁長洲宋文恪公充總裁官公以嫌不與試是日聖祖臨朝閱禮部奏迴避事指公名以詢廷臣羣臣以宋係陳婦翁對上曰翁婿何迴避之有可趣令入試時日已屆亭午闈中將放飯矣忽傳鼓啟門奉旨特送舉人陳元龍一名進場然公仍以嫌被屏乙丑科會試中式總裁以十卷進呈公卷列第十上拔置第二殿試上復親擢為一甲二人賜進士及第非常曠典為從古所未有也

文簡公既入翰林聖眷優渥屢從屬車豹尾卷阿矢昔之作一時稱盛會都御史鄭瑋劾高文恪公士奇指公為交結有叔姪之稱得旨一并休致公奏辨謂臣宗本出自高譜牒炳然若果臣交結士奇何以士奇反稱臣為叔事遂得白再擢掌院學士吏部侍郎巡撫廣西人皆賀之宋夫人獨愀然不悅者累日曰一門羣從咸列清華我夫子乃出為粗官令我慙顏于娣姒矣事載全太史祖望文集中所撰廣陵相

公傷逝記時弟兄叔姪中清恪公為春卿文和公為冬卿丙齋公為司寇乾廬公亦
貳宗伯夫人之姊妹夫太倉王相國授方掌鈞軸海甯顧侍郎合肥李官詹長洲繆
宮贊同在朝列故夫人云然不數年亦入總西臺 世宗即位授公宰輔之任矣
清恪公諱詵精堪輿之術撫貴州日瑤撞屢竊發為患公周覽其城郭曰陰陽向背
均失其宜禍害所由來也遂奏請築而更之既成曰從此百年可無兵發至道光末
年賊始蠢動距築城時已百五十年矣公嘗于海甯相得一地以重值購之而不用
暮年官禮卿在京邸次子卒于籍家人求葬地查夫人以所購地與之公聞之怒遽
請告歸歸而諸宗戚迎之公不還家先詣宗祠於祖父無為公神主下取一函示宗
戚啟之則內書一行曰某年月日時改葬無為公于某處即所葬次子之地也公愀
然曰予半生涉歷乃得此地地之吉與檀樹墳等不敢自私而留以葬吾祖思與伯
叔弟兄共之今乃以葬吾子負初意矣然年月日時皆未至恐不能善則又詣葬處
視之頓足曰葬師無識偏左丈許壞此佳城可為惋惜因指其旁一大樹令掘之掘
下三尺得石匣中有書曰某年月日時葬無為公于此公因歎家門祚薄不能得此
吉壤眾曰何不再移葬之曰地氣已洩不可用矣眾曰然則此地遂無用乎曰後六
七十年子孫當有武官至一品者至嘉慶初元公曾孫體齋公用數官安徽巡撫兼

提督授一品封為振威將軍

公左足下有赤痣每自詡為貴徵黃夫人者公配查夫人之侍婢也嘗為公濯足手捧足而視其痣公笑曰婢子何知我所以官極品者此痣之相也夫人亦笑曰公欺我公足祇一痣已貴為公卿何以我兩足心均有赤痣而為婢女公聞之驚使跪而視之信遂納為選室生二子長文勤公世宦官宰相次閻齋公世侃官翰林查夫人亦生三子皆登科第廕仕世目公門為五子登科云

文勤公年少登科數歷中外垂六十年年八十始得請予告歷掌文衡門生故吏徧天下相 高宗者十七年福壽近世罕比生平崇節儉講理學每敷奏及民間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 上輒霽顏聽之必笑曰汝又來為百姓哭矣事載洪太史亮吉更生集中然素賦甚薄每日飯不過一甌或啜蓮實少許即可度一日而年躋大耋信壽算不在飲食之多寡也都中嘗有一瞽者善揣骨相公與溧陽史文靖相國屏車騎往訪之瞽者揣文靖未半即跪而呼曰中堂泊揣公則曰此乞丐也文靖呵之曰此陳中堂瞽者揣之良久又抱其身搖之愕曰真乞丐也烏得欺我公笑曰大約以我無食祿之故耶乾隆第六次南巡公已歿矣時 諭祭歷代名臣自周公以下止三十餘處 特命以公及文簡公列入尤異數也

歷朝官制不同然一朝之中亦復前後互異我朝凡一甲一名及第者均授職翰林院修撰故有殿撰之稱而六世從祖丙齋公司寇則曾官翰林院修撰兼左春坊左諭德司寇諱論以三甲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遷此職故吾家雖無狀元而有修撰

報施輪迴之說豈盡無憑哉先大父毅堂公嘗為子孫言高祖孝南公諱鍊官雲南首府時總督某公貪暴無藝稍忤意旨即加以白簡諸官奉令惟謹一日者飭雲南守購赤金二百兩公承命向肆中買金每金兩十六換資金開價投入總督大怒不受自是指癥索垢河責萬端公擬即挂冠矣會總督為言官列款糾劾天子命諸城劉文正相國來按是獄公上謁相國以首府必總督私人拒勿見而使緹騎圍督署搜索得通賄簿某若干某若干錙銖無漏而于雲南守名下則大書曰某日送赤金二百兩索價十六換發還等字遂大重公總督拘于請室昔時趨附輩無一人過問者公乃為之納橐餗供衣履比奉命鎖挈進京又餽白金千資其行總督大感愧槍首于地曰某無眼不識君此行若得生必矢報倘罪不赦來世為子孫以報君比入都則賜自盡越十餘年公以養親歸里久忘前事矣一日者坐書室假寐忽傳言某總督來方起迎之總督已至前珊瑚冠蟒玉如故狀向公跪曰來報恩欲掖之已

直走入內室驚而醒正疑訝聞則報生第四孫矣即先大父也彌月後乳媪抱之出見公即莞然笑公撫其首曰免他日不患不作官但不可再貪耳即噉然哭先大父自言平生蒞官行法膽極大獨一見貨財則此心惕惕然懼其懲于前世之夙根耶東南公晚居石門見近鄰二童子奇其貌招之來家俾與先大父共讀即陳學士萬青侍郎萬全也故名大父曰萬森

聖祖朝有以諸生獻賦而得賜二品服者世以為榮後來久無此曠典矣先大父于乾隆五十九年在天津以大臣子弟迎鑾蒙賜御書貂皮朝珠等件次日詣 宮門謝 恩適 上御樓望見指先大父問曰此人何以獨不掛珠軍機大臣以諸生未嘗授職對 上曰朕所賜也趣命之服次日復掛珠赴 宮門謝 恩先大父嘗言未登仕版時金頂朝珠誇為異數比歷官牧守反無此榮耀矣其時先叔祖晴巖編修以諸生獻頌賜大緞二端越十二年乃入翰林

先大父嘗言少時讀論語每不服孔子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二語謂人老則一切皆淡何須戒得比官滁州時年逾六十矣有獄事以萬金餽者已峻拒之去向者每睡就枕即酣卧是夜忽輾轉不寐初亦不解已乃自批其頰罵曰陳某何不長進若此遂熟睡如初旦語人曰我乃今始服聖人之言也

先大父居官清謹自持道光元年攝泗州事州地處下游每年夏秋之間城外半成澤國例請賑卹然當賑卹之地民皆轉徙無可稽核悉以虛冊報銷故皖省有南漕北賑之謠公獨不肯解觸怒上官幾致參劾遂解州事人皆以為愚公但笑應之而已嘗謂余兄弟曰我雖不得此錢以清白吏子孫五字貽爾等不亦厚與此事通州白小山尚書載入公墓志中前年余代理新陽縣事吏胥有請少報熟田多徵米者余曰祖不喫賑孫顧喫荒可乎一笑謝之

不為良相即為良醫醫仁術也儒門事親一書且以能醫為人子事矣然余家則有以醫致累者曾祖恬齋公侍母查太恭人疾日繙閱藥書至抱書卧中夜有省遂工醫官四川及長蘆時兩次奉命馳驛入京暨熱河視裘司空福額駙疾蓋以二公上奏云臣疾非陳善繼不能生之故都中有陳神仙之名洎補天津縣知縣上謂方制府以官為酬醫之具加青讓焉曾叔祖宛青公諱漢精繪事亦善醫官禮部時和相國坤召之令視疾公咨于座主韓城王文端相國相國曰此奸臣爾去必以藥殺之否則後不必見我公遂謝不往和啣之時已保送御史矣乃出為鞏昌知府繼又以失紅奉事殿官知州

若相能造命然其間有幸有不幸者文簡公際遇聖祖可謂千載一時至嘉慶年

問叔祖晴巖公以戊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公本浙西耆宿文章名海內 仁宗嘗問富陽董文恭相國曰東南世家子弟在朝列有文學者朕欲拔一人用之文恭即以公名對且備舉其行誼會大考翰詹 仁宗閱其卷諭文恭曰陳傳經寫作俱佳已置一等第一矣文恭告公私為慶幸比榜出公名在三等大感不解越數日 仁宗又諭文恭曰曩本置陳傳經第一不知何時將其卷夾入三等中惋惜久之文恭又告公以為此後必且大用而公遽病卒公生平最不佞佛臨終乃自言前世是少室僧卒後無子有門生入室為疋置喪事恍惚見公僧服危坐亦奇矣哉公與文簡公皆似高僧再世而遇不遇則各不相同此其中真有幸有不幸也

太常公隅園在海甯城內本朝 聖祖 高宗六飛南幸駐蹕于是園賜名曰安瀾于是海甯陳氏安瀾園名天下今遭粵匪之亂已成荒烟蔓草矣嘉慶年竹崖伯祖文駿以長蘆鹽運使道光年梅亭叔祖崇禮以四川建昌道召見 仁宗 宣宗垂詢家世均問及是園

宣宗最重科目而梅亭公以佐貳起家心頗自危洎陳奏及清恪文勤二公 上筮然曰汝固海甯陳家也遂擢都轉旋即秉臬開藩道光時以佐貳蒙簡用者止公一人固緣公之才亦由祖宗世德庇廕也

明王洪洲參政圻家訓曰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訓蒙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可矣若能布衣草履足跡不至城市大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鄭魏公莊諸孫皆為農張浮邱過之題詩曰兒童不識字耕鑿魏公莊夫仕宦豈能常哉不仕則農業可安也不可以近于衣食為市井衡門之事先大夫嘗言服官福建二十餘年家居又二十餘年歷數州縣同官之子孫能卓然自立功名逾前人者百中僅一二人能循謹自守不墜家聲者十中僅一二人豈州縣官之子孫皆生而不肖哉飲食衣服貨財先有以泊其志氣即不驕淫縱欲此身已養成無用之身一旦失勢歸田無一技之能無一事可做坐致貧困一也況居于衡署之中有淫朋以誘之有狡僕以媚之圍套萬端不中不止自非有定識定力者鮮不為其所惑二也而為州縣之父兄方且營心于刑名錢穀事上接下之道無暇約束子弟子弟即不肖亦無人肯聲言于父兄之前故有身雖在宦途而家計已敗壞不可收拾者歷舉數人數事為之太息痛恨而已余兄弟幼時即聞此論幸稍長即歸家讀書未沾染此等習氣亦未遇此等牢籠先皆以訓蒙為事嗣名譽略起亦不過就記室之席刻苦甚于寒士故能稍稍自奮然不幸自身復作州縣五六年來時時以先大夫之言為戒第不知己之子弟又何如矣余家自高祖粵南公以內閣中書迴避出為縣令曾

祖祖父及余身皆官州縣已五世矣綿延不絕是由先人謹慎刻厲有以維之思之可幸尤可懼也

梁吉船 上書救父古今豔稱之吾宗于本朝得二人焉一為六世從祖文和公鼓水父定庵公以兄少保公謫塞外與于從公上書訟寬格于吏議遂瀝血草疏願代父行有緹紫以一女子尚能救父臣荷 聖朝孝治敢惜微軀之語雖不得請然 世祖憐其孝次年即得釋歸國人稱為至誠所感 聖祖御極公以孝行蒙 宸眷累擢官至工部尚書一為質庵叔祖容禮以父英德令沁齋公謫戍伊犁遂棄妻子隨侍以往跬步不離者十餘載嘗密請于將軍松文清公願以身代俾父得生入玉門公憐其誠據情入奏雖亦未奉 俞旨而孝子名布于域外矣父歿徒跣萬里扶柩歸葬廬墓三年後官江蘇通守松文清公入掌鈞軸書聯贈之曰攬勝震中九萬里承權塞外十三年蓋紀是也

余家玉煙堂及渤海藏真等帖十餘種皆九世從祖贈兵部增城公所刻董文敏公其昌未過時館增城公家者頗久故文敏公書吾家最多所書法華經小楷帖尤精絕文敏貴後嘗以鍾紹京靈飛經真蹟質金八百已而贖還既復以質則不再贖矣帖後附文敏質帖贖帖書一通乾隆乙酉六飛駐蹕安瀾園曾以進呈奉 純廟御

批有永為陳氏傳家之寶等字不知此帖何時落于嘉善謝氏今聞又歸常熟翁氏矣文敏當日見質時抽去十二行一頁不審此頁今亦歸翁氏否吾家所刻渤海藏真中少此一頁也庚辛之亂碑石為賊取以築城賊平後搜討僅有存者今合諸帖為一幀更名烟海餘珍云

余家以工書稱者頗多香泉太守及菴廬宗伯最有名太守少時夢登一樓滿貯隄靡有神人謂之曰供子一生揮灑自是書法日進以歲貢生受 聖祖特達知入直內廷雍正十一年 世宗勅以公書勒石為夢墨樓帖十卷 高宗愛其書與張氏天瓶汪氏時晴鼎峙焉事紀余翰林秋室集跋語中乾嘉以來四海爭購公書日本國王尤嗜之海舶載往輒得重值致故鄉幾無遺墨余所藏公草書庾子山春賦十二幅一時無對辛未冬張子青制府來上海聞機器余以制府為今代書家懸之行館用供賞鑑有候補道某公見之謂是惡札何可溷制府遂令撤去人皆以公負書名百年忽遭此厄為笑壬申冬余謁制府談及公書制府亦有珍藏者余述某觀察語制府亦大笑公政事卓絕山西貴州江西皆祀名宦而循聲乃為書名所掩公平時每夢至一處園亭山石極幽雅之致牆外有寺有塔心甚樂之如是者有年比守南安衙齋正如夢境遂卒于官菴廬宗伯為香泉太守之姪康熙癸未與弟文勤相

國同入翰林 聖祖臨朝舉手謂文簡公曰大喜汝家又添二翰林矣公免冠謝舉
朝榮之入直 南書房書法特荷 溫旨褒嘉 純廟御極命繕寫 御製詩 內
府書籍 祕殿珍藏悉俾究鑄游歷春卿數年之間扈從凡二十七次 寵遇之隆
一時無兩居家撰著不下百數十種奉 勅所成者有歷朝題畫詩全唐文宋史補
遺謚法考諸書行草出入二王而得香光神髓即顏歐虞褚及宋四家無不研究遇
真蹟必撥冗仿寫無間寒暑書名傾動寰宇夸首士司金海玉噴咸欲邀公尺幅以
為家寶南中贗手不下數百輩公聞之略不計也然公之文學亦竟為書法所掩余
在上海購得公所臨靈飛經一冊張子青制府歎為精絕為之題跋擬以入石尚未
果也

乾嘉之際天下書家推北孔南梁梁即山舟學士壽最高故書最多自經兵燹亦漸
零落矣學士暮年書尤嫵媚此為壽徵嘗言本朝人不以書名而其書必傳者一為
陳文簡公一為陳白山太僕公 士夫 秋雨盦筆記中太僕以文章著公以
經綸顯皆掩其書名

浙江之大患莫若海塘歷朝脩築糜帑金至千百萬至今日而尤亟矣六世從祖宋
齋公生于海甯居于海鹽于海塘情形最為熟悉嘗為兩邑之近海隅同被海患同

而脩法則各不同寧邑海在南面離山既遠塘外沙時毋漲潮自東而西不慮其平滿而慮其方來潮頭雖高而急水必從沙底滾刷沙愈去則水愈近塘而塘難保矣古人脩海甯塘設立排樁木櫃之法蓋用排樁以護沙用木櫃以護排樁皆于塘外着力使沙日積而水漸遠迨潮至平滿齊塘強弩之末不穿魯縞所以甯邑海塘只用條石不須過于長厚惟審其捍禦之道全在塘外也鹽邑海在東面離山甚近塘外沙不埤漲潮自下而高不慮其排決而慮其衝吸石縫稍疏則內土必隨潮滾出土愈去則石無所附而塘亦危矣古人築海鹽塘設立縱橫臺砌之法蓋石大則負重難撼水西則勢緩易當要于塘身着力使土日固而塘可久倘石有欹斜墊垛于金之堤潰于蟻穴所以鹽邑海塘不用小石必須極其長厚惟審察捍禦之道全在塘身也甯邑海塘莫患于潮頭逼塘入手毫無阻攔塘外日深難于措手鹽邑海塘莫患于潮頭頂衝脩築務期堅固餘外次衝便易着力至于大風背潮名為海嘯又有非人力所能捍禦然古人慮之深矣故甯邑海塘內有六十里塘河鹽邑海塘內有白洋河既以取土培塘可使上塘常加堅厚又以各路分消不使海水灌入田畝此則海塘善後之策也公關心桑梓于海塘一事講究不遺餘力當時治海塘諸公咸稱公之經濟能得古人因地制宜之意奉為圭臬故雍乾以來數十年浙西無海

患者以此也公諱許字言揚別號宋齋曾官温州府學教授年八十時第三子存齋公世倅以河南按察使兼署布政使人 覲蒙 世宗垂詢公年齒履歷 御書松柏堂匾額并人參貂裘甯絢等物以賜公并 諭爾父有德有壽給他老人家歡喜欽此公因自號歡喜老人以志 恩遇云

吾家得道學之傳者為七世祖簡齋公及六世從祖乾初先生簡齋公從學漳浦黃石齋山陰劉念臺兩先生之門稱高足弟子嘗論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疏附後先也堯舜去人其間亦邇禹臯伊萊望散亦止略舉以例其餘顏曾既往董韓未與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道之重有宗無翼所謂軻死而不得其傳者已于篇末無有兩歎寓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既明至考亭而集成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于元明之際許姚趙竇洛學行于北金吳虞許闕學彰于南以逮柳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與前明學脈莫盛姚江翼之者為江右為淮南為東越雖復功咎叢生末流雜還然而弊之所生教之所始也剝之寢微復之寢昌也吾學未嘗一日絕也余攝齋戩山漳浦兩先生之門原本考亭追溯之濂溪二程以達于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震黃幹之儔者何其寥寥與公為此言意蓋自任也至其深造

自得傾折前賢絕不標奇樹幟可以想見論學非其人勿輕談止談詩文即詩文亦不輕作或問之曰以先生之學而為詩文必傳無疑也公不之應吳志伊作十國春秋公曰古人著書以為法戒十國春秋人物乘時盜竊皆出下中何庸追述其行事乎嘗言侯朝宗王於一二子文之佳者尚不出小說伎倆其評隲古今不肯隨聲附和如此與姚江黃徵君宗義同出戲山之門徵君曾為公作傳極推重之公以拔貢八成均終身不任歿祀鄉賢乾初先生明末舉茂才廩于庠遭喪亂散徒棄之窮居海濱不改其樂早年論學於諸儒中最喜姚江知行合一之說謂可與孟子道性善同功後與祝淵孝廉遊戲山先生門奉慎獨之教躬行寔踐重規疊矩既而祝殉難以節顯先生則歸然以德望重一鄉國變後杜門息影足不及中庭者二十年君子謂不異袁閩之士室也其初所作詩文清真大雅寄托深遠書法直逼鍾王撫琴吹簫時奏于山巔水涯篆刻博奕諸好無不工自奉教戲山後一切陶寫性情之技視為害道而屏絕之社集議會以為無益身心亦婉辭不赴所著有大學辨禪障性解學譜葬論喪俗家約諸書其餘雜著不下數十萬言皆藏于家唐母喪手寫孝經百餘冊以志痛戚友爭寶藏之簡齋公諱之問乾初先生詳確

吾家以詩書為世澤自有明中葉承陳姓之後代有閩人人各有集見于秀水錢警

石廣文所纂海昌備志所採者不下萬卷焉其尤以淹貫名者為曾叔祖會理州知州摩村公諱鍋堂伯孝廉方正仲魚公諱鱣摩村公弱冠即擅文名乾隆中楊大司馬薦舉博學宏詞著作等身晚年與金宗伯杜錢方伯嶼沙汪徵君槐塘姚比部羽峰仿洛社之會龐眉鳩杖花晨月夕載酒湖山留題殆遍觀者目為神仙中人仲魚公賦性穎異讀書過目成誦嘉慶丙辰詔天下督撫學臣舉孝廉方正時學使者儀徵阮文達公以公名應舉并手摹漢隸孝廉二字以顏其居復為書士鄉堂額以贈旋登戊午賢書六上春官後遂不復作出山計歸築講舍于紫微山麓寢處其中一以著書為事生平一無所好獨于古名人書畫不惜重價購之所心賞者鈐以二章一肖己像上題仲魚圖像四字一綴以十二字曰得此書費辛若後之人其鑒我其志趣如此所藏書最富惜兵燹之後皆散佚矣

香泉太守以書名天下初不知其能畫也同治癸酉在蘇州妹丈唐蕉庵司馬以公所畫花卉草蟲手卷見示驚歎精絕乃知才人固無所不能余嘗歎公政事為書法所掩今又歎畫為字掩也至吾家以畫著者愚亭侍讀以文學與脩國史而游情繪事工設色花鳥人爭寶貴至宛青太守則兼以山水擅名官禮部時質郡王以文墨奔走天下士嘗因疾延公于邸出素箋曰聞先生山水名家月為我作小景以當

枚乘七發乎評公畫為在粗文細沈之間都下卒無其偶其欽重如此公又為河間
紀文達相國作優鉢曇花圖于曲臺至今藝林傳為佳話云

余家自有明中葉由高氏而承陳姓迄今三百餘年至嘉道之間子姓日益繁衍咸
豐後經粵匪之亂溝壑之轉四方之散第宅焚毀老成凋謝宗族稍零替矣迴溯此
三百年間傳世已將二十人才輩出在浙江推為望族道光年間 宣宗成皇帝猶
有海甯陳家之諭則族望固久著矣然特行高氏之一派耳計自明正德以來吾家
登進士第者三十一人榜眼及第者二人舉人一百有三人恩拔副歲優貢生七十
四人徵召者十一人庠生及貢監生幾及千人宰相三人尚書侍郎巡撫藩臬十三
人京官卿寺外官道府以下名登仕版者逾三百人祀名宦者十一人祀鄉賢者八
人祀昭忠者五人 國史有傳者十三人其郡縣志之載名臣循吏文苑義行者未
易屈指數而寄籍廣東河南山東等省三十年來聞多有登科第列仕版者因譜牒
未脩尚不能考至由陳氏復出嗣他姓者如仁和之張雲墩河南之司馬或科第累
世或官至督撫嘉慶年間有陳皆因乾隆年間脩譜時漏列至道光時再脩則已無
從考証今張氏司馬氏子孫相遇尚稱族誼而輩行則未能考亦為歉事惟高氏則
自有譜自宋武烈王以下世次炳然可序故相值能舉輩數聯伯叔兄弟之誼焉夫

吾宗渤海陳氏祇臨安高氏一分支耳而自明以至本朝子孫繩繩振振若此固非天恩祖德所留貽今雖遭亂而少衰然為子孫者生聚教訓可不亟思自奮以迪前人光也哉

文勤公自幼間論性命之旨輒形嚮往潛心洛閩之書旁及陸王辨其同異得失嘗輯學古錄以備攷鑿釐為六類書高二尺輯建中錄以資政治凡三十二卷他如仁愛叢說教習邪言學辨質疑讀書管見與友朋言學及門問答之語以及詩文雜著凡已刻未刻共二百餘冊兵燹之後家鄉已自無存不知曲阜一支尚有存焉者否余在青浦得公蒙 恩予告紀 恩及留別同朝詩十六首茲附錄之以見威鳳之一羽云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三十日奉 上諭大學士陳世倌老成端謹學行兼優簡任綸扉勤勞夙著昨以年老懇請致仕朕已允其所請令於春融從容就道並加太子太傅以示褒嘉茲當陞辭倍深眷念既賦詩一章以寵其行著頒賞筵宴于賜第令部院堂官往餞賜帑金五千兩為路費馳驛回籍仍按原品在家食俸俾資頤養起程時着在京官員祖送歸途所過地方其有司在二十里以內者俱着送迎旋里之後巡撫兩司時加存問俟家居一二年自行酌量精力尚健仍可來京供職用昭優眷老臣至意欽此 臣跪讀之下伏地慚惶感泣啣 恩恭紀四首

麗藻高懸列宿寒宸章捧出五雲端九天韻八鐘鏞響一字榮同華表看夙夜祇慚
臣職負江湖難忘主恩寬淋漓聖製懸星日渥澤常依墨海瀾

特勅堯厨出尚方九重祖帳拜恩光愧嘗金鼎鹽梅味喜泛黃封雨露香玉膳瓊樽
來賜第鵷班仙侶話歸航東都門外分攜處車騎還看溢道旁

綸扉竊祿厠班聯老去常慚疏傳賢歸素更邀天府賜投簪仍給大官錢素絲自守
青氈舊黃髮仍娛白社年聖主施恩皆格外匪頒直許到林泉

陛辭感激泣痕垂春水抽帆去路遲乘傳共看飛彩鷁呼嵩還願拜彤墀郊迎不計
郵程遠存問先邀天語慈贏得都人傳盛事衡門歸老太平時

乾隆丁丑嘉平月蒙 恩予告歸里回憶 歷朝受知之深兼允徵臣遠初之志消
埃未報慚感交并敬賦長律六首

早年占籍到蓬瀛侍從三朝見太平綵筆漫誇鸞掖貴冰銜愧列玉堂清春隨翠輦
花飛岸 康熙丁亥正月隨從 聖祖仁皇帝南巡 秋度榆關月照營 自丁亥至辛卯先臣出撫黔楚每認

得巢痕親切地舩校入漢涕縱橫

秋高深院鎖簾櫳文榜曾觀列國風鑑別每愁魚目混搜羅敢信馬群空聖朝不棄
葑菲體臣節惟持清白裛天語品題誠竊忝愧將凡質比宗工 世宗憲皇帝以世館

文端遠祖
侍講學士

戰影衡門服乍除忽膺節鉞走軫車河山十二雄東土禮樂三千近聖居羨喜壁經
彝舊迹未成府海著新書自知迂拙曾何補削籍歸來好荷鋤

天心寬大沛新綸宥過何期及小臣乍許鳴騶趨相府旋邀漕轉出楓宸百寮敢誦
持綱紀五禮甯堪重縉紳更領冬官邦土職河渠三策讓前人世信曾上三劄

宣麻黃紙禁中傳政府俄登染御煙卿月驟聯兩部向憲副至入相僅歷戶工二
數異江鄉歸住只三年戊辰冬落職家居辛未春廣颺竊附明良會獻納難酬雨露

邊聖主當陽全盛日長同擊壤樂堯天
君恩浩蕩邱山重臣病侵尋歲月催拜表幾行含淚入御批一道帶春來獨蒙溫詔

憐烏鳥疏內有脩葺先塋之更進崇階勵為駘歸載寵光誇父老桑榆晚景荷栽培
戊寅仲春將出都門留別同朝六首

追陪紫殿愧齊肩心佩儀型十七年燕國文章推巨手鄴侯風度儼神仙東華並馬
趨鈴閣西苑連茵侍御筵齒序同朝榘最長台先諸老賦歸田留別省中

層霄斗極九天臨履跡衣香在禁林時論共推霖雨望諸公須極歲寒心每懷補職
成虛願愛聽嘉謨矢好音豈戀江湖舞魏闕羞將白髮玷華簪留別九列

著作聲華重帝廷難忘風月是頭廳九重戴筆題仙籍幾輩乘槎識使星視草蓬池

春爛漫校書藜閣夜青熒儒生結習心猶在欲藉餘年老一經留別翰林諸先生

上苑花開聽鳳鳴南司車過避驄行漫持丹筆來先後余以副憲總憲兩入西臺每伏青蒲憶父

兄余家父叔兄弟官執法者五人居臺諫者六人已看霜容同鐵冷仍期笑口比河清竹埤梧掖紫歸夢最

愛臺垣有直聲留別臺省諸先生

鐵網頻張學海瀾祇憑凌揚寸心丹由來科目人爭重即語文章報亦難共勵松筠

堅晚節獨慚桃李屬春官具半努力期公等老眼還將拂拭看留別歷試諸君子

來往長安六十年余于丁丑歲暮隨先君子入都距今出都恰六十年不辭青鬢換華顛衣冠會比粉榆社

輦轂花明玳瑁筵兩浙海甯各有會館每歲正月宴集同人入耳纏綿鄉語熟登堂几杖典型傳館內有三賢祠

春秋兩祀春明門外柴車路梓里情牽倍黯然留別同里諸親族

庸間齋筆記卷二

沒而為神 三則

海昌 陳其元 子莊

吳少村中丞昌壽少負奇氣踔厲風發魁碩類武夫與余居相距不里許晨夕過從相與角藝論文間有不合必反覆爭辯時或攘臂大呼驚動鄰里遇契合相賞處又復為之叫絕當鴛湖書院課時每與沈西卿筆山昆季及余釀錢數百文至酒肆飲噉杯盤狼籍必罄盡以為樂如是者有年道光甲辰余銓金華校官少村亦成進士以知縣分發廣東自是不相見矣有人自粵中來者傳其政聲卓然有吳青天之號比擢撫河南時百姓號哭罷市製萬民傘相送至千有餘柄即乞丐亦為製傘好官之名滿天下然余頗于作書二十餘年不甚通音問同治丁卯余以州牧提調松滬釐局適少村奉廣西巡撫之命來上海附輪舟赴粵是日余在寓中僮僕皆他出忽聞庖人于門外若與人訢訢然呼之問故則曰有一類武官者衣服弊陋欲來求見向索手奉名帖又後燕有但言與官是幾十年前好朋友而不肯道姓名余急令延入其人出曰官喚汝遂引之從側門入則少村也相見大喜少村謂余曰是有風疾請長揖不拜可乎余戲之曰豈有令中丞公叩首之禮少村笑曰呼之入走角門

豈有不行叩首之禮者遂彼此大笑曰本欲即行登舟因知君在此故特走訪帶來
三僕方打疊行李不令隨行而忘持拜帖乃致此窘又笑曰即攜拜帖而廣西巡撫
手本亦未具也遂縱談良久余問其在廣東何以得民如此曰無他伎倆惟寔心任
事不要錢耳別去之際相訂年逾六十即歸里同作洛社之會乃抵粵未半載遽爾
騎箕 國家失此寶臣朝野惜之相傳少村沒後其幕友紹興俞君方家居正欲午
餐忽捨箸起立若為接物者繼又作折信之狀戚然曰吳中丞書也中丞以任所公
事殷煩仍邀我前往襄理然昔在南方帆檣甚便今北路非車馬不可此非我所習
奈何其家人曰聞吳中丞歿矣安得來請曰中丞今已為冥官家人曰何不辭之曰
不能也曰盍禱于城隍神請其代辭乎曰渠官甚尊非城隍所能企及然我往須得
某厨侍我耳是夕俞君卒次日某厨亦無疾卒嗚呼如少村之為人倘所謂生為上
柱國死作閻羅王者非耶越五年復有余親家錢慎庵一事

慎庵名德承浙之山陰人居心仁恕律身廉謹胸中肫然粹然不設城府以簿尉起
家歷官州縣所至有惠政同治二年今相國李肅毅伯方撫吳中以循良薦舉 特
旨擢知府數年間署松江常州蘇州江甯鎮江府事賢聲噪一時辛未三月由鎮江
得代來蘇卧病邸舍時余自新陽調攝上海以邑太繁劇意不欲往慎庵顧以大義

相勸蓋慎庵之季女乃余長子婦也五月余將赴上海任慎庵以病劇歸里六月慎
庵卒七月兒子至紹弔喪還縷述其臨歿情形余為之驚歎不已初慎庵以疾甚歸
歸後疾日以平第精神疲乏未能出戶耳六月初旬晨起謂眷屬曰帝命我作總管
神有差官四人來迎赴任可速具筵款之家人聞之疑信者半乃設羹飯祀之大門
外大門距內室遠慎庵室中忽怒曰四人皆官遠來接我奈何待以野鬼之禮促句
中堂設席以享乃可眾懼從之祭訖屈指計曰二十日太促二十二日辰時可矣越
一日又言山會二縣城隍神為之餞行待以上官之禮辭之不得云云自是十餘日
舉動如常亦無病狀至二十二日向辰呼諸子令催合家眷口齊至榻前訣別諸子
惶遽以為疾作將呼醫則植林怒曰我且死豈醫者所能活乎比家人齊集舉目周
視一過泊然而逝與半月前所赴之期絲毫不爽于是蘇人曰錢公作我郡城隍矣
常人亦曰錢公作我郡城隍矣今松江常州二府思其舊德皆呈請祠名宦焉先大
夫嘗言閩中同官言可樵司馬朝鎮臨歿自書一聯云始笑生前徒自苦耳既知去
處亦復陶然以為去來自如嗚呼若慎庵之自定死日可不謂之去來自如耶
太倉顧伊人撰吳梅村先生行狀云康熙辛亥正月旦先生夢至一公府主者王侯
冠服降階迎揖出片紙非世間文字不可識謂先生曰此位屬公矣十二月朔復夢

數人來迎先生書期日示之故豫知時日竟不爽王文簡公池北偶談亦載其事并記有浙僧水月者能前知先生疾革挈舟往詢僧曰元旦夢告之矣何必問老僧吳人相傳先生作閻羅王云余六世從祖諱容永字直方先生之壻也順治甲午舉人考選知縣卒年僅二十有九幼時為冥官每夜赴陰府治事嘗思罪何以杖重于笞斬重于絞于是皆以身試之忽奉上帝命曰陳某心存愛人特予晉秩于是金冠象簡自稱小聖與岳瀆大神無異與閻汀黎媿曾甲午同年嘗謂媿曾曰余知四世事初為蜀通判子苦嫡母嚴商于外母死乃得歸再世為王孫三世為京師竹林寺僧一日放參有婦女羣過偶一目之遂墮落至此八歲時從家大人入寺一見恍然齋房徑路皆為記識今雖為宰相子後世愈下兵事載徐季方見聞錄梅村集中寄懷陳直方有百口風波大三生夢寐真膏梁虛早歲辛苦得前身之句蓋指其事也又伯祖惺齋公諱觀國乾隆乙未科進士歷知江蘇金山蕭縣婁縣甘泉高郵州升海門同知海門之設學額自公詳請奏定所蒞之處均循聲卓著在海門得疾自言當作甘泉縣城隍卒之夕衙署前百姓均見甘泉縣城隍燈籠大小數百充塞街巷而公奄逝矣因記少村慎庵為神事故並書之

縱大魚獲報

鐵嶺楊果樓先生書績先大夫嘉慶癸亥同年也先大夫官福建先生官浙江之青村場鹽大使不通問問者四十年道光癸卯先大夫里居于書肆中遇先生鬚髮皓然各不相識互詢姓名乃相持大喜時先生遷雲南恩安縣知縣以年老乞休欲于郡城覓屋暫住先大夫遂留館之先生忠厚慈祥待人和藹年雖七旬而意興如少年余兄弟侍之每劇譚諧語至丙夜不肯休工書善畫以意創為箸畫其法濡紙令稍濕蘸墨于箸任意揮洒雲烟滅沒有大小米之概人爭寶之未幾先生之第三子簡侯官贊能格來王浙江鄉試事竣後遂迎歸京師侍養次年官贊遷甘肅鞏昌道余亦選金華縣訓導乃上書先生為俳言謂世弟年三十為巡道某年三十一而為訓導豈非寸有所長耶先生得之大笑復書數百言皆諧謔語先大夫見之亦為絕倒先生嘗為余言官大高時衙署濱海魚鮮之屬不絕于庖一日忽聞門外人聲嘈嘈然使往問之乃漁戶網得一大魚四足有尾獨無角耳重數百斤眾議市無可賣欲殺之熬油先生命扛之入署聚眷屬觀之時夫人方有娠見魚乃謂之曰汝雖非龍然亦當是神物何不自慎而困于豫且今則性命莫保奈何語未已此魚兩目汪然出涕漬地斗許先生心大不忍亟出十金畀漁者而縱此魚于海魚入海乍沈乍浮至中流震雷一聲風浪大作遂振鬣去咸疑為真龍矣未幾而簡侯生官至江蘇

布政使先生之孫名濬者近又以第二人及第今官廣西學政子孫蒸蒸日上盛德之報也

孤知醫

先伯祖洛如公諱藝曾祖恬齋公長子也公幼而岐嶷髫年能作擘窠書直隸制府方公觀承延入署令書清慎勤三大字今節署堂上所懸九齡童子書之榜是也顧屢試不第以 武英殿纂脩四庫全書得直隸布政司經歷以終公之長子為枝巖伯諱明遠工詩著有玉照山房集少時習扶鸞之術時台古詩人相為唱和其是否莫能明也最後來一仙與唱酬最久自承為孤會伯祖母張安人下堂而傷其足疾甚劇諸醫束手孤自贊能醫然需藥資銀若干許之乃先用數藥繼用煎劑每日二次以承筐繫于梁上少頃藥即在中而筐自下矣煎劑熱可炙手不知其藥從何處煮也病愈後取銀而去又不知需銀將何所用也枝巖伯每欲與之相見輒不可久之乃約于某酒肆中晤面屆期而往無所遇而歸歸後降壇書曰室內第幾座上長髯之老道士即我也君何不相詣耶思之信然自是遂絕此事先大夫在都中所目擊者孤自言每月在 宮中輪當差使數日信乎 聖天子百靈呵護也

先大夫又言福建省城內九仙山有此壇主之者亦一孤作詩文楚楚有致而大致